異苑/卷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 ◄

異苑
異苑卷四

► 卷五

火井

蜀郡臨邛縣有火井。漢室之隆，則炎赫彌熾。暨桓靈之際，火勢漸微。諸葛亮一瞰而更盛。至景曜元年，人以燭投即滅。其年蜀併於魏。

數世天子

孫鐘，富春人，堅父也。與母居，至孝篤性。種瓜為業。忽有三年少，容服妍麗，詣鐘乞瓜。鐘為設食出瓜，禮敬殷勤。三人臨去曰：「我等司命郎。感君接見之厚，欲連世封侯？欲數世天子？」鐘曰：「數世天子，故當所樂。」因為鐘定墓地，出門悉化成白鵠。一云：孫堅喪父，行葬地。忽有一人曰：「君欲百世諸侯乎？欲四世帝乎？」笑曰：「欲帝。」此一因指一處，喜悅而沒。堅異而從之。時富春有沙漲暴出，及堅為監丞，鄰黨相送於上。父老謂曰：「此沙狹而長，子後將為長沙矣。」果起義兵於長沙。

鄴宮刻字

泰山高堂隆字升平，嘗刻鄴宮屋材 【 一作柱。】 云：「後若干年，當有天子居此宮。」及晉惠帝幸鄴宮，治屋者土剝更泥，始見刻字，計年正合。 【 一云及晉惠帝幸鄴，年歷當矣。】

夢日環城

王敦既為逆，頓軍姑孰。晉明帝躬往覘之。敦時晝寢，夢日環其城，乃卓然驚寤，曰：「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，何不縛取？」帝所生母荀氏，燕國人，故貌類焉。

黃氣鐘靈

晉簡文既廢世子道生，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有息。濮陽令在帝前，禱至三更。忽有黃氣自西南來，逆室前。爾夜，幸李太后，而生孝武皇帝。

管涔王獻劍

劉曜隱居管涔之山。夜中，忽有一童子入跪曰：「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。」獻劍一口置前，再拜而去。以燭視之，劍長二尺，光澤非常，赤玉為飾，背有銘云：「神劍服御除眾毒。」

襄國讖

石勒為郭敬客，時襄國有讖曰：「力在左，革在右。讓無言，或入口。」「讓」去「言」為「襄」字，「或」入「口」乃「國」字也。勒後遂都襄國。

靈昌津

石勒伐劉曜於洛陽，從大河南濟。時河凍將合，軍至而冰自泮。舟楫無閡，遂生擒曜。謂是神靈之助，命曰「靈昌津」。

長安謠

晉時長安謠曰：「秦川城中血沒踝，惟有涼州倚柱看。」及惠、愍之間，關內殲破，浮血飄舟。張軌擁眾一方，威恩共著。

天麥

涼州張駿，字公彥。九年，天雨五穀於武威、燉煌。植之悉生。因名「天麥」。

神自稱玄冥

涼州張祚偽和平中，有神見於玄武殿，自稱玄冥，與人言語。祚日夜祈之，神言與之福利，祚甚信之。

梟鳴牙中

涼州張重華遣謝艾伐麻狄，引師出振武。夜有二梟鳴於牙中。艾曰：「梟者，遨也。六博得梟者勝。今梟鳴牙中，克敵之兆。」果大破之。

劉季奴

宋武帝裕，字德輿，小字寄奴。微時，伐荻新洲，見大蛇長數丈，射之，傷。明日復至洲里，聞有杵臼聲。往視之，見童子數人，皆青衣搗藥。問其故，答曰：「我王為劉寄奴所射，合散傅之。」帝曰：「王神何不殺之？」答曰：「劉寄奴王者，不死不可殺。」帝叱之，皆散，仍收藥而返。

女水

臨淄牛山下有女水。齊人諺曰：「世治則女水流，世亂則女水竭。」慕容超時，乾涸彌載。及天兵薄伐， 【 一作北征。】 乃激洪流。

小兒輦沙

秦世有謠曰：「秦始皇，何僵梁。開吾戶，據吾床。飲吾酒，唾吾漿。飧吾飯，以為糧。張吾弓，射東牆。前至沙邱當滅亡。」始皇既坑儒焚典，乃發孔子墓，欲取諸經傳。壙既啟，於是悉如謠者之言。又言謠文刊在塚壁，政甚惡之。乃遠沙邱而循別路，見一群小兒，輦沙為阜。問云「沙邱」，從此得病。

晉宣帝廟

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，宣帝廟地陷裂，梁無故自折。凡宗廟所以承祖先嗣，永世不刊。安居摧陷，是毀絕之祥也。

海鳧毛

晉惠帝時，人有得一鳥毛，長三丈，以示張華。華慘然歎曰：「所謂海鳧毛也。此毛出，則天下土崩矣。」果如其言。

衣中火光

晉惠帝永康元年，帝納皇后羊氏。後將入宮，衣中忽有火光。眾鹹怪之。自後蕃臣構兵，洛陽失御，後為劉曜所嬪。

玉馬缺口齒

晉永嘉元年，車騎大將軍東瀛王司馬騰字元邁，自并州遷鎮鄴。行次真定，時久積雪，而當其門前方十數步，獨液不積。騰怪而掘之，得玉馬高尺許，口齒皆缺。騰以為馬者國姓，稱吉祥焉。或謂馬無齒，則不得食。未幾，晉遂大亂。騰後為汲桑所殺。

洛城二鵝

董養字仲道，陳留浚儀人。泰始初，到洛下，不幹祿求榮。永嘉中，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，有二鵝出焉。其蒼者飛去，白者不能飛。奉聞歎曰：「昔周時所盟會狄泉，即此地也。今有二鵝，蒼者胡象，後胡當入洛。白者不能飛，此國諱也。」

巾箱中鼓角

晉孝武太元末，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鼙角之音。於是請僧齋會。夜見一臂長三丈許，手長數尺，來摸經案。是歲帝崩，天下大亂。晉室自此而衰。

盧修叛讖

晉孝武太元末，有讖曰：「修起會稽。」其後，盧修果從會稽叛。

義熙火災

晉義熙十一年，京都火災大行。吳界尤甚，火防甚峻，猶自不絕。時王宏守吳郡，晝坐廳視事。忽見天上有一赤物下，狀如信幡，遙集南人家屋上。須臾，火遂大發。宏知天為之災，故不罪始火之家。識者知晉室微弱之象也。

孫恩亂兆

隆安初，吳郡治下狗常夜吠，聚皋橋上。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眾；或有夜覘視之，見一狗有兩三頭者，皆前向亂吠。無幾，有孫恩之亂。

藏彄凶兆

晉海西公時，有貴人會，因藏彄。欻有一手，間在眾臂之中，修骨巨指，毛色粗黑，舉坐齮驚。尋為桓大司馬所殺。舊傳「藏彄令人生離」，斯驗深矣。

苻秦亡徵

苻堅建元十二年，高陵縣民穿井，得大龜三尺六寸，背文負八卦古字。堅命作石池養之，食以粟。後死，藏其骨於太廟。其夜，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：「我本出，將歸江南，遭時不遇，隕命秦庭。」即有人夢中謂虜曰：「龜三千六百歲而終，終必妖興。亡國之徵也。」未幾，為謝玄破於淮淝，自綌新城浮圖中。

慕容死獵

慕容皝出畋，見一老父曰：「此非獵也。」皝明晨復去，值有白兔，馳馬射之，墜石而卒。

西秦將亡

西秦乞伏熾磐都長安。端門外有一井，人常宿汲水亭之下，而夜聞磕磕有聲，驚起照視，甕中如血，中有丹魚，長可三寸而有寸光。時東羌、西虜，共相攻伐，國尋滅亡。

霹靂題背

佛佛虜 【 一作乞佛虜。】 凶虐暴惡，常自言國名「佛佛」，則是佛中之佛。尋被震死，既葬，而復就塚中霹靂其柩，引身出外，題背四字表其凶逆而然也。國少時為涉去所襲。元嘉十九年，京口霹靂殺人，亦自題背。

人像無頭

涼州張寔，字安遜。夜寢，忽見屋樑間有人像，無頭，久而乃滅。寔甚惡之，尋為左右所害。

盧龍將亂

盧龍將寇亂，京師謠言曰：「十丈瓦屋，蘆作柱，薙作欄。」未幾而敗。

元嘉末妖孽

文帝元嘉末，長廣人病差，便能食而不得臥。一飯輒覺身長。如此數日，頭遂出屋。段究為刺史，度之為三丈，復還漸縮如舊。經日而亡。俄而，文帝為元凶所害。

德星聚

陳仲弓從諸子侄，造荀季和父子。於時德星聚，太史奏：「五百里內有賢人聚。」

血跡公字

陶侃左手有文，直達中指上橫節便止。有相者師圭謂侃曰：「君左手中指有豎理，若徹於上，位在無極。」侃以針挑令徹，血流彈壁，乃作「公」字。又取紙裹，「公」跡愈明。

桓靈寶

桓玄生而有光照室。善占者云：「此兒生有奇曜，宜目為天人。」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「神靈寶」，猶復用三，既難重前，卻減「神」一字，名曰「靈寶」。 【 靈寶，玄小字也。】

魏肇之

任城魏肇之初生，有雀飛入其手。占者以為封爵之祥。

劉道人

東莞劉穆之，字道和，小字道人。世居京口。隆安中，鳳凰集其庭。相人韋藪謂之曰：「子必協贊大猷。」

埋錢免災

徐羨之年少時，嘗有一人來，謂曰：「我是汝祖。」羨之拜。此人曰：「汝有貴相，而有大厄。宜以錢二十八文，埋宅四角，可以免災。過此，位極人臣。」後羨之隨親之縣，住在縣內。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。縣內人無免者，雞犬亦盡。惟羨之在外獲全。

刺史預兆

晉陵韋朗家在延陵。元嘉初，忽見庭前井中有人出，齊長尺餘，被帶組甲，麾伍相應，相隨出門，良久乃盡。朗兄藪頗善占筮，嘗云：「吾子當至刺史。」後朗歷刺青、廣二州。

賈謐伏誅

晉賈謐字長淵，充子也。元康九年六月夜，暴雷震謐齋屋。柱陷入地，壓毀床帳。飄風吹其朝服上天數百丈，久之，乃墜於中丞台。又蛇出其被中，謐甚恐。明年伏誅。

劉氏狗妖

晉孝武太元元年，劉波字道則，移居京口。晝寢，聞屏風外悒吒聲。開屏風，見一狗蹲

地而語，語畢自去。波隗孫也。後為前將軍，敗，見殺。

人頭窺戶

晉太始中，豫州刺史彭城劉德願鎮壽陽。住內屋，閉戶未合，輒有人頭進門扉窺看戶內，是丈夫露髻團面。內人驚告，把火搜覓，了不見人。劉明年竟被誅。

北伐敗徵

河南褚裒字季野，將北伐。軍士忽同時唱言：「可各持兩楯。」復相謂曰：「一人焉用兩楯為？」及敗北，拋戈棄甲，兩手各持一楯，蒙首而奔。

照鏡無面

晉安帝義熙三年，殷仲文為東陽太守。嘗照鏡，不見其面。俄而難及。

盼刀相

元帝永昌元年，丹陽甘卓將襲王敦，既而中止。及還家，多變怪：自照鏡，不見其頭。乃視庭樹，而頭在樹上。心甚惡之。先時，歷陽陳訓私謂所親曰：「甘侯頭低而視仰，相法名為‘盼刀’。又目有赤脈，自外而入。不出十年，必以兵死。不領兵，則可以免。」至是，果為敦所襲。

安石薨兆

東晉謝安字安石，於後府接賓。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，久之，乃失所在。婦具說之，謝容色無易。是月而薨。

青衣女子

晉阮明泊舟西浦，見一青衣女子，彎弓射之。女即軒雲而去。明尋被害。

王緩伏誅

義熙中，王愉字茂和，在庭中行。帽忽自落，仍乘空如人所著。及愉母喪，月朝上祭。酒器在幾上，須臾下地，復還登床。尋而第三兒緩懷貳伏誅。

鼠孽兆亡

晉隆安中，高惠清為太傅主簿。忽一日，有群鼠更相銜尾，自屋梁相連至地。清尋得喑疾，數日而亡。

桓振將滅

晉桓振在淮南，夜聞人登床聲。振聽之，隱然有聲。求火看之，見大聚血。俄為義師所滅。桓振，玄從父之弟也。

劉毅作逆

義熙中，劉毅鎮江州，為盧循所敗，愾懆逾劇。及徙荊州，益復怏怏。嘗伸紙作書，約部將王亮儲兵作逆。忽風展紙，不得書。毅仰天大詬。風遂吹紙入空。須臾碎裂，如飛雪紛下。未幾，高祖南討。毅敗擒斬。

傅亮被誅

永初中，北地傅亮為護軍。兄子珍住府西齋。夜忽見北窗外樹下有一物，面廣三尺，眼橫豎，狀若方相。珍遑遽以被自蒙，久乃自滅。後亮被誅。

檀道濟凶兆

元嘉中，高平道濟鎮潯陽。十二年，入朝，與家分別。顧瞻城闕，歔欷逾深。識者是知道濟之不南旋也。故時人為其 【 一作之字。】歌曰：「生人作死別，荼毒當奈何？」濟將發舟，所養孔雀來銜其衣，驅去復來，如此數焉。以十三年三月入伏誅。道濟未下少時，有人施罟於柴桑江，收之得大船，孔鑿若新，使匠作舴艋，勿加斫斧。工人誤截兩頭。檀以為不祥，殺三巧手，欲以塞愆。匠違約加斫，凶兆先構矣。

揚州青

檀道濟居清溪，第二兒夜忽見人來縛己，欲呼不得。至曉乃解，猶見繩痕在。此宅先是吳將步闡所居。諺云：「揚州青，是鬼營。」清溪，青揚是也。自步及檀，皆被誅。

黑龍無後足

東海徐羨之，字宗文。嘗行經山中，見黑龍長丈餘，頭有角，前兩足皆具，無後足，曳尾而行。後文帝立，羨之竟以凶終。

借頭

太元中，王公婦女必緩鬢傾髻，以為盛飾。用髮既多，不可恆戴。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，名曰「假髻」，或名「假頭」。至於貧家不能自辦，自號「無頭」，就人借頭。

炙變人頭

文帝元嘉四年，太原王徽之字伯猷，為交州刺史。在道，有客，命索酒炙。言未訖而炙至，徽之取自割，終不食，投地，大怒。少頃，顧視向炙，已變為徽之頭矣。乃大驚愕，反屬目睹其首在空中，揮霍而沒。至州便殞。

劉敬宣敗

彭城劉敬宣，字萬壽。嘗夜與僚佐宴坐。空中有投一隻芒履於座，墜敬宣食盤上，長三尺五寸，已經人著，耳鼻間並欲壞。頃之而敗。

狗作人言

安固李道豫，元嘉中，其家狗臥於當路，豫蹴之。狗曰：「汝即死，何以蹋我？」未幾，豫死。

雞突灶火

卞伯玉作東陽郡，灶正熾火，有雞遙從口入，良久乃衝突而出，毛羽不焦，鳴啄如故。伯玉尋病殞。

張司空暴疾

張仲舒為司空，在廣陵城北。以元嘉十七年七月中，晨夕間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。後空中忽雨降　於其庭，廣七八分，長五六寸，皆以箋紙繫之。紙廣長亦與羅等，紛紛甚駛。仲舒惡而焚之，猶自數生，府州多相傳示。張經宿暴疾而死。

謝臨川被誅

謝靈運以元嘉五年，忽見謝晦手提其頭，來坐別床，血色淋漓，不可忍視。又所服豹皮裘，血淹滿篋。及為臨川郡，飯中欻有大蟲。謝遂被誅。

赤鬼

謝晦在荊州，見壁角間有一赤鬼，長可三尺，來至其前，手擎銅盤，滿中是血。晦得，乃紙盤。須臾而沒。　【 闕】

蜈蚣

元嘉五年秋夕，豫章胡充有大蜈蚣長三尺，落充婦與妹前。令婢挾擲，婢才出戶，忽睹一姥衣服臭敗，兩目無精。到六年三月，合門時患，死亡相繼。

魂臥曝席

新野庾寔妻毛氏，嘗於五月五日曝薦席。忽見其三歲女在席上臥，驚怛便滅。女真形在別床如故。不旬日而夭。世傳仲夏忌移床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